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十四回 張天師倒埋碧峰 金碧峰先朝萬歲

詩曰： 天仗宵嚴建羽旄，春雲送色曉雞號。
金爐香動螭頭暗，玉佩聲來雉尾高。
戎服上趨承北極，儒冠列侍映東曹。
太平時節難身遇，郎署何須笑二毛。
這詩單道的是早朝的。

卻說僧道賭勝，過了明日五更三點，萬歲爺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，天師早已在午門見駕。朝廷爺和文武官議了國事，宣上天師，付了他一道欽旨，又付了他一面金牌。萬歲爺道：「南京前往五臺山有多少程途？」天師道：「有四千六百里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怎麼曉得這個程途？」天師道：「臣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道途遠近，無不周知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今日去，幾時回朝？」天師道：「臣今日去，明日回朝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四千多里路程，怎麼得這等的快？」天師道：「大凡欽差官，早路驢一頭，要登山度嶺；水路船一隻，要風順帆開。小臣既不是早路，又不是水路。」萬歲爺道：「莫非卿家有個縮地的法麼？」天師道：「也不是縮地法，臣騎的是條草龍，騰雲駕霧，故此限不得路程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去快來。」天師辭了聖上，出了午門，諷動真言，宣起密咒，跨上了草龍，雲慘慘，霧騰騰，起至半天之中，竟往五臺山文殊寺而去。卻說碧峰長老坐在法臺上講經，早已就知其情了，即時按住經典，離了法臺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天師盡有二八分鏤我也。我和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怎麼又在朝廷面前保我去下西洋？只有一件，我若是去，不像個和尚家的勾當；我若是不去，佛門又不得作興。」沉吟了一會，設了一計，叫聲：「家主僧上來，吩咐本山大和尚都要得知，今日朝廷有一道旨意，有一面金牌，欽差的就是張天師，特來此中取我進朝，去下西洋取其國璽。天師心懷不良之意，我設一個妙計搪抵天師。你們大小和尚依計而行，不可違拗，誤事不便。」眾和尚齊聲念上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說道：「弟子們誰敢執拗。」長老對家主僧附耳低聲說道：如此如此。長老起身便走，徒弟非幻、徒孫雲谷兩個說道：「師父也教我們一教，卻好回覆天師的話語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兩個跟我來也。」一個師父，一個徒弟，一個徒孫，慢搖慢擺，一直擺到那海潮觀音殿裡去了。師父坐在上面入定，徒弟坐在東一首入定，徒孫坐在西一首入定。正是：

蕭寺樓臺對夕陰，淡煙疏霧散空林。
風生寒渚白蘋動，霜落秋山黃葉深。
雲盡獨看晴塞雁，月明遙聽遠村砧。
高人入定渾閒事，一任縱橫車馬臨。

卻說張天師收了雲霧，卸卻草龍，落將下來，撇過五臺山，竟投文殊師利的古寺而來。才進得寺門，天師高聲叫道：「聖旨已到，和尚們快排香案迎接開讀。」只見走出一干僧人來，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，長長矮矮，一個人一個白飄帽，一個人一身麻衣，一個人腰裡一條草索，一個人腳下一雙草結的履鞋，大家打伙兒抬著佛爺爺面前的一張供桌，就是佛爺爺座前的花瓶，就是佛爺爺座前的香爐，迎接聖旨。天師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和尚家，這等意大，你們終不然不服朝廷管罷。」眾和尚說道：「怎麼說個不服管的話？」天師道：「既是服管，你寺裡還有一個為首的僧人叫做個金碧峰，怎麼不來迎接？你們這些眾和尚，怎麼敢這等披麻帶孝出來？」眾僧說道：「欽差老爺息怒，實不相瞞，金碧峰是我們的師祖師父，我們是他的徒子徒孫。」天師道：「他怎麼不來迎接聖旨？」眾僧說道：「他前日來到南京，和欽差老爺賭勝，受了老爺許多的氣，回來本寺，轉想轉惱，不期昨日三更時分，歸了西天。」天師道：「你看他這等的胡說！他是個萬年不能毀壞之身，怎麼會死？」眾僧說道：「欽差老爺不信，現今停柩在方丈裡面。」天師心上卻有幾分不信，拽起步來，望方丈裡面竟走。

走進方丈門來，果真的一口棺材，棺材蓋上釘了四個子孫釘，棺材頭上搭了一幅孝幔，棺材面前燒了一爐香，點了兩枝蠟燭，供獻了一碗齋飯。天師見之，大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金碧峰不知坐在那裡，把這個假棺材反來埋我哩！」眾僧道：「棺材怎麼敢有假的？」天師道：「既不是假的，待我打開來看著。」說聲：「打開來看著。」嚇得那些僧人面面相覷。天師心下越加狐疑，叫聲：「著刀斧過來。」連叫了兩三聲。眾僧人沒奈何，只得拿刀的奉承刀，拿斧子的奉承斧子。天師叫聲：「開棺！」沒有哪個和尚敢開。天師叫著這一個開，這一個說道：「我是個徒弟，敢開師父的棺材？」叫著那一個開，那一個說道：「我是個徒孫，敢開師公的棺材？」天師看見你也不開，我也不開，心裡全是疑惑，自家伸出手來，舉起個斧子。好個天師，兩三斧子，把個棺材劈開來了。開了看時，佛家有些妙用，端的是個金碧峰，條條直直，睡在裡面。天師道：「敢是活的睡在裡面謊我們？」伸隻手到裡面去摸一摸，只見金碧峰兩隻眼閉得緊如鐵，渾身上冷得冷如雪，果真是個死的。天師心上又生一計，說道：「怕他敢是個閉氣法？我若是被他籠絡了，不但辜負了數千里而來，且又便饒了他耍著寡嘴。我不如索性加上他一個楔，免得他日噬臍，悔之無及！」

只見眾和尚說道：「欽差老爺，你眼見的是實了，俺們師父果真是個死屍麼？」天師面上鋪堆著那一片假慈悲來，說道：「我初見之時，只說是個假死，哪曉得真個是他死了。他今停柩在家不當穩便，我和你埋了他罷。」眾和尚說道：「怎麼要欽差老爺埋我們的師父哩？」天師道：「你們眾人有所不知，你師父在南京與我賭勝之時，蒙他饒了我的性命，我卻無以報他活命之恩，是我就在法壇之下大拜了他四拜，拜你老爺為師。今日你們的老爺歸天，我該有一百日總麻之服。我有服的師弟，肯教他暴露屍骸，死而不葬？故此你們也趁我在這裡，大家安埋了他，豈不為美！」天師是個欽差，他說的話哪個敢執拗？只得是奉承他二八分。眾和尚道：「但憑欽差老爺。」內中有個不開口的，各人有各人的忖度。天師道：「你這個禪寺，可有一所祖隴麼？」眾和尚道：「有一所祖隴。」天師道：「在哪裡？」眾和尚道：「就近在山門左側百步之內。」天師道：「傍祖安葬，這也是個人情之常。」眾和尚道：「但憑欽差老爺就是。」天師道：「我與你三五個知事的，先到祖隴上定個向，點個穴，誅個茅，破個土，築個坑，砌個墳。你眾人在寺裡，照依每常舊例出殯而來。」天師領了幾個和尚，先到祖隴上去了。其餘的這些和尚，在寺裡敢違背了天師的號令？只得抬出柩來，哭了幾聲師父，動了幾響器，列了幾對幢幡，張了一雙寶蓋上來。

卻說天師到了那祖墳上，親自點了一個穴，直點在祖墳後高岡之上。眾和尚道：「恐怕忒上了些，於天罡有損。」天師道：「碧峰老爺他不比甚麼凡僧，埋得高，才照得西天近。」及至築坑砌墳，天師站著面前，吩咐工人方圓廣闊止用三尺，直深卻用一丈。眾和尚道：「欽差老爺，這個坑卻築得有些不尷尬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們有所不知，碧峰老爺是個聖僧，葬埋之法自與凡僧不同。」及至紮棺入土，天師又揭開棺材來，看了長老的屍首，他便親手紮著，把個棺材頭先下，棺材腳向上，倒豎著在那坑裡。眾和尚道：「欽差老爺，這卻不是個倒埋了？」天師道：「你們都是些俗人之見，有所不知。把他的兩腳朝天，卻不是踏著雲，躡著霧，輪動就是天堂？若是兩腳朝地，起步就蹉了地獄。我這個都是葬埋聖僧之法，載在典籍，你們莫嫌知事少，只欠讀書多。」眾和尚也只有家主僧心裡好笑，其餘的心裡吃惱。好笑的心上解悟，說道：「天師空費了這一段心機。」吃惱的不曾解悟，說道：「天師不該這等樣兒待我師父。」怎麼家主僧心上解悟？原來碧峰長老預先曉得天師到來，預先曉得天師來時有個不良之意，故此叫過家主僧來，附耳低聲，教他見了天師，只說是師父死了；又曉得天師不肯准信，教他到山門之外鄰居家裡，借了一口壽材，停柩在於方丈之內；又曉得天師一定要開棺驗屍，又教他把師父的九環錫杖，安在裡面；又曉得天師要倒埋他，教他不要違拗，憑他怎麼樣兒處分。這都是將計就計，佛爺運用之妙。

碧峰長老領了一個徒弟，又一個徒孫，坐在海潮殿上，高張慧眼，瞧著那個天師那麼鬼弄鬼弄，猛然間大發一笑，說道：「喜得我還是一個假死，若是真死，卻不被他倒埋了我！」非幻道：「倒埋了卻待何如？」長老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，大丈夫頂天立地，

終不然頂地立天。」雲谷道：「我和你怎麼樣兒處分他？」長老道：「有個甚麼兒處他？我和你先到南京，見了聖上，教他個一籌不展，滿面羞慚。」好個碧峰長老，金光一聳，帶著徒弟徒孫，直沖南京，來見聖上。

張天師還不解其中的緣故，倒埋了碧峰，服了這口氣，心上老大的寬快。即時間出了文殊寺，離了五臺山，諷起真言，宣動神咒，跨上草龍，雲慘慘，霧騰騰，起在半天之中，竟轉南京而來。

卻說五更三點，萬歲爺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。正是：

月轉西山回曙色，星懸南極動雲霄。

千年瑞鶴臨丹地，五色飛龍繞赭袍。

闈闈殿開香氣杳，崑崙臺接佩聲高。

百官敬撰中興頌，濟濟瑤宮上碧桃。

卻說萬歲爺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。碧峰長老到了南京，收了金光，把個徒子、徒孫安頓在會同館裡，自家竟到午門外來聽宣。只見萬歲爺和那文武百官，商議了幾宗國事，裁定了許多朝政。黃門官奏道：「前日在雲路丹輝裡面和張天師賭勝的和尚，戴著瓢帽，穿著染衣，一手鉢盂，一手禪杖，站在午門之外，口口稱道聽宣。」聖旨道：「宣字輕了些。不可說宣他，只可說請他。」當駕官傳旨道：「請長老進朝。」那長老照舊時大搖大擺，擺將進朝，見了聖駕，也不行禮，只是打個問訊，把個手兒略節舉了一舉。朝廷待他比初見時老大不同，著實是口敬重他了，請到金鑾殿上，賜他一個繡墩坐下，稱他為國師，說道：「朕有金牌淡墨，差著天師前到國師的大剎禪林，可曾看見麼？」長老道：「說起天師來，一言難盡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怎麼叫做一言難盡？」長老道：「天師雖則是受了欽差，實了旨意，捧了金牌，來到貧僧荒寺。這都是萬歲爺的鈞命，他也是出於無奈。若還他的本心，到底是個敬德不服老。貧僧深知其心，是貧僧略使了些小手段，教小徒以生作死回了他。他開了貧僧的棺，驗了貧僧的屍，他就趁著這個機會兒，把貧僧倒埋了，才下山來。」萬歲爺道：「這個怎麼使得！埋人不如埋己。」

道猶未了，黃門官奏道：「張天師在午門外聽宣。」長老道：「萬歲爺，著臣另坐在那裡，且看天師進朝怎的繳旨，怎的回話。」聖旨道：「叫當值的引這個國師到文華殿上打坐，另有旨來相請。」長老去了，方才傳下旨意，宣進天師。只見天師頭戴三梁冠，身穿斬衰服，腰繫草麻縑，腳穿臨江板，做個哭哭啼啼之狀，走進朝來。萬歲爺明知其情，故意問他說道：「天師，你這重服還是何人的？若論憲綱，除是父母的嫡喪，見朕乞求諭葬，乞求諭祭，方才穿得重服進朝；若是外孝，再沒有個戴進朝來之理！」天師道：「小臣的孝服是家師的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怎麼師父也有這等的重孝？」天師道：「天地君親師，人生於三，事之如一。故此小臣為著家師，戴此重孝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是哪一位令師？朕聞得卿是家傳的本事，並不曾從游著甚麼令師。」天師道：「就是前日賭勝的金碧峰家師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兩家誓不兩立，豈有個從他為師之理？」天師道：「自從前日賭勝，蒙他饒了臣的六陽首級，是臣望空大拜了四拜，拜他為師。」萬歲爺道：「金碧峰是你的師，你戴的是金碧峰的孝，終不然金碧峰有甚麼不測之變？」天師道：「金碧峰歸到五臺山文殊寺，半夜三更西歸去了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去時可曾見他面麼？」天師道：「去遲了些，不曾得相見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怎麼樣盡個禮兒？」天師道：「小臣說那一切拜哭之禮，俱屬虛文。自古道，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今日碧峰家師已死，臣無以為情，只得替他傍祖安葬，是小臣和他親自定的向，點的穴，誅的茅，破的土，築的坑，砌的墳，安葬了他，然後回轉南京，今日見駕。」萬歲爺道：「金碧峰和你驟面相識，今日無常，你倒殯葬了他。你如今受了朝廷的高官顯爵，享了朝廷的大棒大祿，朕有一日有所不免，你卻怎麼樣兒相待朕來？」天師哪曉得萬歲爺的意思，只要奉承得萬歲爺喜歡，高聲答應道：「萬萬年龍歸滄海，即如待師父一同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似這等說起來，連朕也要倒埋了！」天師聽知得「倒埋」兩個字，把那連燒四口八道飛符的汗，又嚇出來了。

萬歲爺道：「天師，你也不要吃驚，只有一件，沒有了這個和尚，怎麼得這個傳國璽歸朝？」天師道：「沒有了這個人，委是難得其璽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別的和尚可去得麼？」天師道：「除了金碧峰之外，再沒有這等一個僧人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昨日到五臺山去了，又新到了一個和尚，也道你不合減僧，也要與你賭勝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莫非是我命裡犯了和尚星劃度？不是劃度，怎麼去了一個，又來一個？」朝著聖上問道：「這新來的和尚，現在哪裡？」聖上道：「現在文華殿打坐。」天師道：「宣來與臣相見何如？」聖上道：「你再不可又與他賭甚麼勝。」天師道：「謹遵明旨，再不敢有違。」

金鑾殿上傳下一道旨意，逕到文華殿宣出一個和尚來。那和尚遠遠的走將來，這天師遠遠的就認得了。卻認得是個甚麼人？原來是天師的家師，已經倒埋了的。天師認得是個金碧峰，羞慚滿面，冷汗沾衣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和尚分分明明是我倒埋了他的，如何又會起來？」長老看見天師，問道：「天師，你這渾身重孝，為著哪個來？」天師無言可答，急急的除了梁冠，脫了斬服，解了孝縑，忙忙的簪上道冠，披了法服，圍了軟帶，合著掌，望長老盡禮，也學僧家打個問訊。長老道：「你既是我的徒弟，你怎麼不拜我？」天師道：「弟子低頭便是拜。」長老道：「徒弟倒埋師父，得其何罪？」天師滿口只說：「是，不敢，不敢！」長老道：「倒埋還是報德，還是報仇哩？」天師道：「今後弟子再不敢胡為，望乞赦罪。」

聖上道：「國師請坐，朕有一事請問。」長老坐下了，回覆道：「願聞。」聖上道：「國師俗姓金，禪號碧峰，可是哩？」長老道：「是姓金，是號碧峰。」聖上道：「朕常見出家人鬚髮落地，國師何為落髮留髻？」碧峰長老道：「貧僧落髮除煩惱，留鬚表丈夫。」萬歲爺聽見他這兩句話，心下老大的重他，卻就把個下西洋的事央浼他了，說道：「朕請國師進朝，有一事相說。」長老道：「悉憑聖旨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朕有傳國玉璽陷在西洋，曾有陰陽官奏朕，說道：『帝星出現西洋。』這如今要到西洋取其國璽，須煩國師下海去走一遭，國師肯麼？」長老道：「須是天師才去得哩！」天師道：「還是國師才去得哩！若論小臣祖宗傳授的，不過是些印劍符水，止可驅神役鬼，斬妖縛邪而已。若是前往西洋，須索是斬將擐旗，旗開取勝，馬到成功，才不羞辱了朝命，小臣怎麼去得！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是個軟弱法門，就只會看經念佛。況且領兵動眾，提刀殺人，卻不是個和尚幹的勾當。」聖旨道：「怎麼要國師領兵統眾，提刀殺人？只求國師前去，大作一個主張便足矣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只要貧僧做個證明功德，貧僧怎敢有違。只是天師也躲不得個懶。」聖上道：「天師也要去。」天師道：「小臣去了，龍虎山中沒有了人。」長老道：「天師之言差矣！豈不聞『為國忘家不憚勞』？」只這一句話兒不至緊，把個天師就撐得他啞口無言，只得應聲道：「去，去。」聖旨道：「此去西洋有多少路程？」長老道：「萬八千有零。」聖旨道：「此去西洋從旱路便，從水路便？」長老道：「南朝走到西洋國並沒有旱路，只有水路可通。從水路便。」聖旨道：「此去路程，國師可曉得麼？」長老道：「略節曉得些。」聖旨道：「國師曉得路程，還是自家走過來？還是書上看見來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是個游腳僧，四大部洲略節也都是過來。」聖上聽見他說四大部洲都已走遍了，心上老大驚異地說道：「走遍四大部洲有何憑據？」長老道：「有一道律詩為證。」聖旨道：「律詩怎麼講？」

長老道：

踏遍紅塵不計程，看山尋水了平生。

已經飛錫來南國，又見乘杯渡北溟。

花徑不知春坐穩，松林未許夜談清。

擔頭行李無多物，一束詩囊一藏經。

聖旨道：「國師既是記得這些路程，可略節說來與朕聽著。」長老道：「天師也是曉得的，相煩天師說罷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已曾說過來。」聖旨道：「雖說過來，朕久已忘懷了。」長老道：「口說無憑。貧僧有個小經折兒奉上朝廷龍眼觀看。」聖旨道：

「接上來。」長老雙手舉起來，奉上朝廷。

聖上接著，放在九龍金案上，近侍的展開，龍眼觀看，只見一個經折兒盡是大青大綠妝成的故事。青的是山，山就有行小字兒，注著某山。綠的是水，水就有行小字兒，注著某水。水小的就是江，江有行小字兒，注著某江。水大的是海，海有行小字

兒，注著某海。一個圈兒是一國，圈兒裡面有行小字兒，注著某國。一個圈兒過了，再一個圈兒，一個圈兒裡面，一行小字兒，注著某國某國。畫兒畫得細，字兒寫得精。龍顏見之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國師多承指教了！萬里江山，在吾目中矣！」叫聲：「近侍的，你接著這本兒，把路程還念一遍與我聽著。」長老道：「還是貧僧來念。」聖上道：「從上船處就說起。」長老道：「上船處就是下新河洋子江口，轉過來就是金山。」聖上道：「這金山的水，就是天下第一泉了？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過了金山，就出孟河；過了孟河，前面就是紅江口；過了紅江口，前面就是白龍江；過了白龍江，前面卻都是海，舟船望南行，右手下是萬歲的錦繡乾坤浙江、福建一帶；左手下是日本扶桑。前面就是大琉球。過了日本、琉球，舟船望西走，右手下是兩廣、雲貴地方；左手下是交趾。過了交趾，前面就是個軟水洋；過了軟水洋，前面就是個吸鐵嶺。」萬歲道：「怎麼叫做個吸鐵嶺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個嶺生於南海之中，約五百餘里遠，周圍都是些頑石坯。那頑石坯見了鐵器，就吸將去了，故此名為吸鐵嶺。」聖旨道：「水底下可有這個吸鐵石麼？」長老道：「這五百里遠近，無分崖上水下，都是這個吸鐵石子兒。」聖上道：「明日我和你下西洋，舟船卻怎麼過去？」長老道：「也曾自有個過的。」聖上道：「多謝國師，但不知那個軟水洋還是怎麼樣兒的？」長老道：「這軟水洋約有八百里之遠，大凡天下的水都是硬的，水上可以行舟，可以載筏，無論九江八河、五湖四海，皆是一般。惟有這個水，其性軟弱，就是一片毛，一根草，都要著底而沉。」聖上道：「似此軟水，明日要下西洋，卻怎麼得過去？」

卻不知這個軟水還是過得去，還是過不得去；卻不知碧峰長老有擔當過這個軟水，沒有擔當過不得這個軟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